

金仁山先生文集

金仁山先生文集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之一



後學東湖董遵編輯

十八世孫 律 重梓

通鑑前編序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于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于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

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于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曆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之以事顧胡過于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史子傳紀附之以經翼之以諸家之論且攷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盡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於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于詳

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景定甲子正月丁丑朔序

通鑑前編後序

右通鑑前編起帝堯元載甲辰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凡千九百五十年通爲十八卷二帝三王之事粗見首尾大抵出于尙書諸經者爲可考信其出于子史雜書者不失之誕妄則失之淺陋蓋其智不足以及知聖人而流俗傳聞其高者旣以聖人絕世拔出而大道必絕出于事物常情之表故其說失之誕

妄其下者則又以世俗之腹量聖人之心故其說又
失之淺陋惟尙書之僅存者于今爲帝王全書劉道
原外紀之作尙書不入雖曰遵經避聖然帝王之事
捨尙書則諸家真稗官小說之流耳今不敢從外紀
之例而從胡氏大紀之例焉顧尙書一經諸儒解者
雖已精詳但似未嘗潛泳反覆以推篇章之全意而
註解字釋意或不屬履祥因爲之註釋章旨隨意所
到雖不能詳然聖經之篇章與聖人之體用似或得
之至于子史雜書之不棄者則以古今共傳不可盡
廢帝王世遠談者日稀禮失求諸野此猶不愈于野

乎故存其近似削其誕淺或加之辨釋焉但惟此編
本名表年惟當于書史上闌之外表著其年而附證
於章後尔旣編年表例須表題或嫌于春秋綱目之
例然所用者旣史記年表之法而所表題又書經本
語之文雖間或增損君子監其非僭可也周平王以
後春秋自有全書但左氏收拾國史以翼經事於隱
公之篇多誤于莊公之篇多缺其間亦多有所遺如
楚隨所以爭起于請爵管仲所以伯本于內政皆畧
不書甚而孔子出處述作亦俱不書焉以其書主于
解經而其事或具于外傳諸史秦誓之作在于封穀

尸之後傳既不及而書序又謬其時衛輒父子爭國
夫子自楚反陳久之至衛明年卽反魯而記者多謂
夫子久于在衛履祥所編欲止平王而諸若此類不
可不辨獲麟以後事多亡逸欲脩古今以接通鑑則
于春秋所不能避亦不敢盡入也春秋一書固聖人
晚年哀痛之意然孔子周遊無位典冊不脩未必盡
得周史因見宗魯一國之策多遺舊章就加筆削以
示大法其餘多因舊史不盡改也則其歲月名號改
以從周未必謬聖人之意况又自有皇極經世之例
遂併論次以接通鑑焉嗚呼荀悅漢紀申監之書志

在猷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
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
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履祥末學非二
公比而其生不辰罹此百憂其所以拳拳綴輯者特
不爲憂悴廢業耳覆醬瓿固可知也劉道原外紀後
序傷于廢疾愚嘗三復其辭而深悲之孰知吾之所
悲又有大于道原者耶幸而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
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于千載之下者區
區此編之所望也時上章執徐之歲冬至後序

尙書表註序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通變
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
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
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
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
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
此書所以未易讀也蓋自周衰而帝王之典籍不存
學校之教習俱廢夫子觀周歷聘諸國歸而定書焉
以詔後世不幸而燼于秦火于楚鉗于斯何偶語挾
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子之壁藏復露

伏出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夫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澁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文各不同不幸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尙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始脩至蕭梁始行北方至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焉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

其出寂後經師私相傳授最久其間豈無傳述附會
所以大序文體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
謬經文而上誣孔子前漢傳授師說不爲訓解後漢
始爲訓解而謂訓傳盡出安國之手唐儒曲暢注說
無所辨正至開元間則一用今世文字改易古文至
後唐長興間則命國子監板行五經而孟蜀又勅諸
石後之學者守漢儒之耑門開元之俗字長興之板
木果以爲帝王一字不可刊之典乎幸而天開斯文
周程張朱相望繼作雖訓傳未脩而義理大明聖賢
之心傳可窺帝王之作用易見朱子傳註諸經畧脩

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但書成於朱子旣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尔履祥繙閱諸家之說章解句釋盖亦有年一日擺脫衆說獨抱遺經伏讀玩味則見其節次明整脉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夫義理之微事爲之槩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以授子姓間以視朋從之士雖爲踈畧然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好古博雅之君子若或見之赦其僭補其缺辨其

疑則亦此書之幸也所願竊有請焉

送三蘇君序

愚翁先生蘇公來官金華其三秀從焉長曰太古仲
曰佩韋季曰會心皆所以號也餘一再暮愚翁先生
賦歸來之歌解印綬而去三子者從之東歸古語曰
富貴者送人以財君子送人以言愚非君子而三君
子雅相好也不可無言以別其爲詩歌乎子貢曰賜
聞聲歌各有宜也然則愚于三君子宜何歌也而古
之音希矣傳於世者惟康衢之詩唐士大夫以爲古
詩也寥寥乎不可作也商周之詩毛氏識之其亦古

矣乎故愚于太古之歸也爲之歌古佩韋西門子之事也西門子魏之賢人也初曰魏而晉其詩列於國風雅亡而春秋作歷春秋之世風未亡也自晉而魏至文侯之世風幾于亡而吾樂猶存則魏之風其猶未洩歟故吾于佩韋之歸也爲之歌魏會心晉語也晉之詩自建安以來皆五言之體也雅尙清虛風流自賞是其晉風也歟而不可以爲勸故吾于會心之歸也爲之歌晉

古詩曰古道之直斯今斯曲斯有君子兮曰予復斯古風之淳斯今斯離斯有君子兮曰予維斯古書之

簡斯今斯煩斯有君子兮曰予還斯曰夏曰虞又曰
古初曰唐曰黃又曰鴻荒是尙友古之人兮曰是能
古吾之今兮適子之館摻執子之輶兮曰母以吾古
東道征兮

魏詩曰璆璆佩瑜可以知仁鏘鏘璫玫可以知文瑤
也爲矩衡也爲平有玦斯牋可以知分有劍斯直可
以思真絃取其直蘭取其馨宛宛之韋亦以繼佩爲
柔爲緩匪急之悔垂之結之君子服之君子提提母
然脂韋敢以爲告匪以爲譏

晉詩曰日暮脂名車明發邁長道朝旦出東門落景

憩郊藪行行歸永嘉采采斑衣好永嘉勝遊多晉代
人物眇中有會心人爽氣今所少人心自虛明萬理
咸中湊窮達有會通一本萬殊有風流非所尙塵想
祇自垢長歌臨回飈采菲忘予陋

紫岩于先生詩集序

金華東州佳山蓋南條朝源山也而靈洞又金華垂
盡處韓昌黎謂凡清淑之氣盛而不過者則蜿蜒扶
輿磅礴鬱積必有魁竒才德之民生其間夫南條自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而衡之南又自連延東趨者爲
括蒼由衢嶺歷大庾至昭武而北趨爲漁梁嶺又自